

【读史记】

关汉卿留在金线泉畔的足迹

□孙葆元

关汉卿中年成为元杂剧的领袖人物之后有一次南下,驻足济南路。路是元代地方行政区划。他是元大都人,元末明初有研究者提出他是山西解州(今运城)人,到了清时有县志记载,他是祁州五仁村人,如今他的墓就坐落在河北省安国市五仁村。

关汉卿活在文学史中,却消失在正史的云烟里,即使正史里的《艺文志》也不录这些社会底层的艺术家。我们认识关汉卿,是从他留下的戏剧著作和东鳞西爪的杂记中搜寻些许细碎的记忆,总是缺乏系统考证。这并不重要。关汉卿的戏剧创业时代在元大都的繁盛时期。大都人文荟萃,繁华昌盛,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:“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,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。”繁荣的经济必然对文化产生需求,便催生了元杂剧。关汉卿在大都成立了中国戏剧史上早期的演出机构,取名“玉京书会”。这是一个融创作与演出为一体的院团,聚集着中国早期戏剧界的名伶,如朱帘秀,赛帘秀等。此时,玉京书会已经有《感天地窦娥冤》《包侍制三勘蝴蝶梦》等名作问世。这时关汉卿的离京或许是个人的漫游,抑或是率团演出,不可推知。但是他本人确实来到济南是可以推定的,从他后来推出的《杜蕊娘智

赏金线池》可以看出其游踪。济南金线池即金线泉。戏剧开篇府尹就坐在公堂上自白:“老夫姓石名敏,字好问,授济南府尹之职。”点明了故事的发生地。第一折戏,老鸨子李氏上场再白“老身济南府人氏,自家姓李,夫主姓杜,所生一个女儿,是上厅行首杜蕊娘”,就固定了这是一个发生在元朝的济南故事。

故事的大概是:进京赶考的士子韩辅臣路过济南府拜会老朋友石敏,府尹石敏命官妓杜蕊娘侍夜,没想到一夜情竟演变成不了情。李氏妈妈经营皮肉生意,容忍不了这赔本的买卖,将韩辅臣赶出门去。一方面是韩辅臣囊中羞涩,虽思念杜蕊娘却羞于登门;一方面是杜蕊娘认为韩辅臣食言,心生怨恨。关汉卿在此设置了让观众牵肠挂肚的戏剧冲突。在各种矛盾不可调和之际,石敏出资在金线池畔设宴请青楼一班姊妹为杜蕊娘和韩辅臣说和,使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这是一出市井喜闻乐见的通俗剧,故事可能取材于济南,在其他地方也不鲜见。戏剧的意义并不在故事本身,而在于它反映的社会现实。历史进入元朝,并无科举制度,这就断绝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身之路,他们压抑、苦闷、绝望,纷纷转向市井,把底层的喜怒哀乐寄予杂剧创

作,演唱给普天之下。关汉卿本身就是这样的失意之人,他笔下的韩辅臣当然不是元朝当代的人,只是元朝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,但韩辅臣的痛苦是元代所有读书人的痛苦,韩辅臣得到府尹石敏的帮助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希冀。不脱离那个时代才能看出韩辅臣这个人物的时代意义。

杜蕊娘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的女性形象,她身上有两道绳索,一道是以她为资本赚取血泪钱的老鸨李氏的剥削,一道是不可摆脱的官妓身份。关汉卿在剧中表现了一个历史上屈辱的职业,凡入籍其中的女人便终生难改饱受摧残的命运,她们听由官府调遣,侍宴、献艺、献色,她们希望得到拯救,拯救的路只有一条,就是脱籍。杜蕊娘身上的两道绳索又相互冲突,使她在身体上没有自由,在精神上也没有自由。所以这出戏的中段是悲剧。戏剧的高潮出现在悲剧之后,机智的杜蕊娘利用韩辅臣思念自己及与石敏的关系,欲就故拒,迫使官府出面帮她跳出苦海,完成了金线池畔的救赎。解脱的杜蕊娘唱道:“从今后称了平生愿,一个向青灯黄卷赋诗篇,一个剪红绡翠锦学针线……不枉了一春常费买花钱,也免了佳人才子只孤眠。得官啊,相守赴临川,随着俺解元,再不索哭啼啼扶上版

茶船。”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掩卷沉思,仍然留下青楼的绝望,如杜蕊娘者能有几人?这正是关汉卿留在济南的批评精神。

这出戏极具济南特色,比如第一折开场老鸨子李氏有一段念白:“近日有个秀才,叫做韩辅臣,却是石府尹老爷送来的,与俺女儿作伴。俺这妮子……”这句念白中的“俺”“妮子”都是济南方言的运用见证了关汉卿在济南的采风与生活。他关注着社会底层受奴役的人群,《窦娥冤》中的窦娥、《望江亭》中的谭记儿、《救风尘》中的赵盼儿都是这般人物。他自己也出入青楼,与杜蕊娘们一同悲欢。他唱道:“我玩的是梁园月,饮的是东京酒;赏的是洛阳花,攀的是章台柳。”你看,多么直白,多么豪迈,直白豪迈里又有那么一点点悲凉。他的戏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,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都在他的戏里。

有资料显示,饰演杜蕊娘的是玉京书会的赛帘秀,她是京城名旦朱帘秀的徒弟。艺名后面缀一个“秀”字,是元代女明星的显著特征。朱帘秀倾国倾城,与关汉卿散曲酬唱、互致互答,却难成眷属,只在《全元散曲》中留下宝贵的音符。元杂剧一般四折,只有正旦独唱,所以那些“秀”们唱彻一个时代,留下了感人的悲歌。

【浮世绘】

品茶与茶品

□刘鹏飞

知道苍蝇不叮茶树,是在黄山的同学姚君家里。在黄山市上班的姚君为了让我一睹黄山农家风景,特意将我带到他的老家太平湖深处的山村里,让我小住了三日。绿树环绕的黄土墙小屋门窗洞开,无帘幕也无窗纱,屋里却十分清洁,没有发现一只苍蝇。我说出自己的疑虑,姚君大笑,有茶树的地方怎会有苍蝇呢?

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,姚君搬出明代遗民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让我看,并且把这本书连同几



包黄山茶送给了我。“西樵多种茶,茶畦有蝇树,叶细如豆,叶落畦上,则茶不生蠹。”这就是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说的话。

由姚君那里,我还知道了很多茶俗,知道茶树是不能移栽的。明代许次纾《茶流考本》里说:“茶不移本,植必子生,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,取其不移志之意。”郎瑛《七修类稿》也说:“种茶下籽,不可移植。移植则不复生也,故女子受聘,谓之吃茶。又聘以茶为礼者,见其从一义。”这些话也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疙瘩。每每读《红楼梦》时,对王熙凤给林黛玉送暹罗茶时说的那句话多有不解:“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,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?”难道吃了人家的茶,就要跟人家结婚吗?知道茶树的性格后,再读《红楼梦》,就不以为奇了。记得冯梦龙的《醒世恒言》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,那是在《陈多寿生死夫妻》一篇中,当柳氏嫌贫爱富,把自己已经许配给陈家的女儿又许配给另一富户时,女儿死活不从:“现在从没见过好人家女子吃了两家茶。”可见茶在婚俗中的重要程度。

黄山至今还有“上茶三分等”的民谚。有宾客上门,主人家首先端上醇香的热茶,茶满八分,双手为敬。客人饮茶时,要既慢又轻,才显文雅。大年初一、正月拜年、婚礼、新娘回门都要吃“三茶”。“三茶”就是枣栗茶、鸡蛋茶、清茶,又叫“利市茶”,象征大吉大利、发财如意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里,妙玉对贾宝玉说:“岂不闻:‘一杯为品,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,三杯便是饮驴了’。”的确,古人饮茶是相当讲究的,帝王饮茶,重在“茶之品”;文人饮茶,重在“茶之韵”;僧侣饮茶,重在“茶之德”;百姓饮茶,重在“茶之趣”。这说明不同阶层的人群中,茶俗存在很大差异。

姚君还给我讲了黄山茶乡流传的一个传说:明代天启年间,歙县新任知县听说黄山云雾茶泡在壶中会有祥气云集,并会显出一个绝代佳丽用舌头采茶的画面。一心想加官晋爵的知县进京献

茶,但祥云并没有出现。皇帝认为其欺君,下令斩了他,同时下旨徽州府,要把制造邪说的乡民全部斩首。徽州知府是个清官,不愿滥杀无辜,于是亲自到茶乡查访,从乡民那里得知,黄山云雾茶虽然神奇,但茶叶必须采谷雨当天的谷雨尖,而且还要用紫砂壶、山泉水,以栗树柴烧水冲泡,这些条件缺一不可。知府携带茶农所说的东西进京,在金銮殿上一试,果然祥云缭绕,并有美若天仙的采茶女出现。皇帝一高兴,撤回了圣旨,黄山茶乡百姓终于免除了一场灾难。

这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,但充分说明饮茶对茶具、水以及烧水的柴火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中,宝玉品茶枕翠庵,妙玉烹茶所用的水,就是将梅花上的积雪用青花瓮收藏埋在地下五年而成的。还有妙玉分给贾母、黛玉、宝钗、宝玉的瓷杯和盖碗,也是自己珍藏多年的精致茶具,可见古人对此的重视程度。

【在人间】

倔强的心

□雪樱

今年以来,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基本上做不了家务活,也很少出门。看她每天大把吃药,一次忘吃走路就东倒西歪,搞得我也心事重重。她自言自语道:“人长这一岁,就干不了活儿了,真没用!”她是这样说,但家里的活儿依然放不下,比如,积攒一年的废报纸和废纸盒,就成了她的心头大事。

那天,听母亲小声念叨,“废品该卖了,三轮车也坏了,要不让人家上门来收吧?”我应声道,“哪天打个电话预约上门,你别管了。”我没放在心上,此事就搁浅了。过了几日,有邻居说,“你家的废报纸叠得这么整齐,有板有眼的,不过,该卖了!”平日里看完的报纸,母亲总会一张一张捋平,放在楼道里。邻居的话又勾起她的念想,“听说废报纸涨价了,还有很多废纸盒,摞得上了房顶,得赶快卖掉!”我点点头,摸起手机找收废品的,却没找到。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纸片,上面写着收废品的手机号,我循着打过去,“约好了,明天来收。放心吧。”母亲脸上露出些许笑容,连细细的皱纹也舒展开来。

周末的中午,母亲没吃饭就

在楼梯口等收废品的人。我一脸嗔怪,“你至于吗?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她换上旧衣服,找来尼龙绳,蹲在地上给报纸打捆,仍是平铺有序,一捆一捆,有棱有角。就这样,忙活了一下午,又是打捆,又是过秤,又是算账,才卖了百余元。事后她跟我说,“如果借个三轮车去废品站卖,能多卖不少。”我心里嘀咕:你身体不好,还惦记着去废品站,到头来累过了头,万一有个什么闪失,不比这些钱多?“反正他给咱钱,咱等于赚了!”我笑着说,故意哄她开心。没想到,第二天她又提起这件事,说那些废纸盒卖便宜了,谁谁的儿子开车去卖的,卖的钱多。我一脸苦笑,开车去卖废品,还不如油钱呢,看来又是一个大孝子!

母亲说的那个人我认识,老人年过八旬,经常去校园里捡废品,拉着小推车去废品站上卖。好几次儿子趁她不在家,找来收废品的清理干净,她发现后,满脸怒气。这天儿子休班,开车带着她去卖废品,而且还是她“货比三家”比出来的那一家,秤好,价高。原来,很多父母都是“废品爱好者”,有的把捡废品当

做生活乐趣,有的把卖废品视为精神寄托,废品堆砌的“帝国”空间里,安放他们最在意的东西,还有不老的心灵。

很多时候,父母在意的东西里面,不仅有精神寄托,还有一种自我完成,抑或尊严。有个乡下的母亲,生养了好几个儿女,经营着一家小加油站,老伴中风,没几年就过世了,她仍坚持要修建自家的房子,不计代价地坚持。小儿子在北京工作,对此很不理解。父母结婚前,父亲曾立下誓言,“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,然后盖一座大房子。”买地、建房要有足够的钱,父亲四处打工,赚来的钱加上母亲的嫁妆,才盖起一座石板房,竣工前特地找来工匠,用他和母亲的名字写了一副对联,刻在石门上。那一年,小儿子六岁。几年后,父亲偏瘫,母亲顾不上给父亲治病,拆掉旧房子,拿出全部积蓄,横下心来盖新房,全家不得不靠捡菜叶度日,她自己也累倒住进医院。儿女们有怨气,她大声说,“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,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!”母亲的建房大计,遭到乡亲质疑而谣言四

起,她一度想到喝老鼠药自尽,“我还是不甘心,我还是不服气,我不相信咱们不能好!”在她的坚持下,四层楼高的房子终于建起来了。单枪匹马闯荡北京的小儿子慢慢懂得,“前两次建房子,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,而是父亲的脸面——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。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的爱情。”

她的小儿子——80后作家蔡崇达把这段经历写下来,出了本书,叫《皮囊》。书中有句话,令我过目不忘,“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,我们建到了,就真的站起来了。”是啊,站起来的不只是完整的家,还有倔强的心。如果说房子是蔡崇达母亲的“帝国”,那些被整理得有棱有角的废品就是我母亲的“帝国”。她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有一颗倔强的心。因为母亲深谙,女儿在轮椅上,熬煮文字度日,她必须得为孩子支撑起一片天空,哪怕年岁渐老,也要咬牙坚持,绝不能倒下。她的“帝国”,不过是她的坚持、信心,还有看不到却能感受到的爱愿。